

漫谈聪明学

于光远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分 建立聪明学这件事我是怎么提出来的？

- (一) 哲学帮助我们善于思考 (1)
- (二) 关于人的智慧 (3)
- (三) 办一本专门讨论聪明与愚蠢的杂志 (7)
- (四) 从「学聪明日记」到「学聪明杂志」 (9)
- (五) 聪明也是一种生产力 (13)
- (六) 对聪明学史先讲这样几句话 (14)

第二部分 一篇全面论述学聪明、聪明学、智愚观的文章

- (七) 关于聪明学的几个问题 (18)
- (八) 「学学聪明，论论方法」 (27)

第三部分 什么是聪明？

- (九) 「大聪明颂」 (30)
- (十) 「小聪明」颂 (31)
- (十一) 提出和积极推行改革和开放是大聪明的事 (36)
- (十二) 什么是聪明——聪明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40)
- (十三) 对「什么是聪明」的反思 (44)
- (十四) 狡智：人类聪明的一个特点 (46)

第四部分 智愚观

- (十五) 智愚观 (49)
- (十六) 真善美贵智 (52)

第五部分 学聪明

- (十七) 学聪明的方法之一：对聪明和愚蠢的评论 (57)
- (十八) 要多想出些、多运用些「聪明点子」来做好改革开放的工作 (60)
- (十九) 学聪明过程中概括出来的道理
——选自《碎思录》的十篇超短文 (64)
- (二十) 在这里也讲了些聪明学的道理

——关于来自《韩非子》的三个成语……………(67)

(二十一) 提高包括聪明在内的个人文化素质……………(69)

(二十二) 努力学聪明，做一个更聪明的人……………(73)

第六部分 聪明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二十三) 谈谈作为社会科学的聪明学……………(76)

(二十四) 聪明学与哲学……………(78)

(二十五) 聪明学和创造学……………(81)

(二十六) 聪明学和教育学……………(85)

(二十七) 聪明学具有横向科学的性质……………(88)

(二十八) 聪明学和愚蠢学……………(91)

(二十九) 聪明学与聪明术……………(93)

(三十) 聪明学和责任学……………(96)

第七部分 聪明学学科建设

(三十一) 知识·科学·学科·聪明学	(101)
(三十二) 要为聪明学学科建设提供一个研究大纲	(103)
后 记	(108)

第一部分 建立聪明学这件事我 是怎么提出来的？

我提出这件事的时间并不早，那是在1988年，到今天还不满十年。因此聪明学可以说是一个新学科。其实这个学科并不完全新。自古以来，讲哲学、学哲学就有讲聪明、学聪明的意思。哲学在一定的意义上就包括有聪明学的内容。我自己对聪明学事实上在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已经有所注意。在四十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下面这样几段：

（一）哲学帮助我们善于思考

我们知道人是有运用概念来进行思维能力的。这是人类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种能力，只要生活在社会当中，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每个人都会具有的。为了获得这种能力，人们用

不着特别的训练，更不必学习哲学。但是，善于运用概念，在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地运用概念，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为了做到这点，学习和研究「思维的科学」——哲学便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个人天生就会思维，但仍旧有必要去学习哲学的道理，打一个比喻就更加容易理解。我们知道，一个人用不着学生理学就会呼吸，就会消化食物，就会新陈代谢。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学习生理学就没有意义了。恰恰相反，研究人的呼吸、消化等客观过程的生理学，是人们讲求卫生，保护自己身体健康的科学研究基础。一个人要善于讲求卫生，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就应该懂得生理学。比方说，我们从生理学的研究中可以知道各种维生素对健康的影响，我们就可以在食物中注意不使某种维生素缺乏。哲学概括了人类的知识，集中地研究如何运用概念进行思维的经验，找出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因此学习哲学，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使我们减少许多暗中摸索，减少许多错误。一个人的天资生来虽有差别，但运用概念的能力——这也就是一种智慧——是可以通过学习哲学来获得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人没有好好学过哲学，但是似乎也还善于运用概念。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我们是否可以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说学习哲学就不重要呢？对这个问题我有这样一种看法，这就是哲学思想并不一定要从哲学著作中才能学到。在许多科学著作中，在许多掌握了正确思想方法的人的工作中，就包括有正确的哲学思想，我们也就可以从这里面学到哲学。这就是我们可以间接地和零碎地学习到许多思想方法的道理。但是只是间接地、零碎

地学是不可能学到明确的哲学观点，不可能明确地掌握思维发展规律的。因此如果我们不去学哲学，我们思维能力的发展是一定比较慢的。而且我们只是从各种科学著作中，从工作中去学习哲学，学得的思想方法这种知识，也不会巩固，抵抗不了唯心主义的侵蚀。许多自然科学家，尽管在科学研究中包括许多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科学的概念也运用得很巧妙，但是有时就受到唯心主义的影响，使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当他们接触到不太熟悉的领域，在认识社会现象时，他们就很容易被唯心主义思想所俘虏。这就叫作吃了不好学哲学的亏。恩格斯讲过，一些科学家尽管他主观上讨厌哲学，但是他完全摆脱哲学是不可能的。问题只不过是愿意接受对你的政治生活，对你的科学研究有帮助的、正确的哲学呢，还是愿意接受对你的政治生活，对你的科学研究有害的哲学思想。有一些哲学家，口头上反对哲学，实际上就在宣传另一种哲学。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际上也就是要别人接受他所宣传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尽管我们有必要在许多地方学习哲学思想，但自觉地学习哲学仍是十分必要的。

三十五年后的1981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康德《纯粹理论批判》出版二百周年和黑格尔逝世一百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又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演讲，其中有这么几段：

(二) 关于人的智慧

昨天晚上，贺麟教授、王玖兴教授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和我一起同柏耶尔、冯克和亨利希三位教授愉快地共进了晚餐，作了一番有趣的交谈。在餐桌上我们谈到了人的智慧的问题。柏耶尔、冯克和亨利希教授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我没来得及作充分的回答。现在趁这一机会我再说几句。这是昨晚的约定，同时我认为这些问题与这次大会也有关系。

首先，我认为作为人的人，他的智慧是从有人类以来就有的，其标志就是人使用工具，就是人具有通过间接活动来实现自己目的的智慧。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黑格尔的两段话，第一段话引自《小逻辑》，即：「理性何等强大，就有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这里黑格尔说的是他的理性。请允许我在这里用唯物主义的觀點把他讲的理性解释成为有理性的人。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工具的意义和作用时，把黑格尔的这段话作为一个注释引用在《资本论》中。黑格尔的另一段话是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这段话是：「人为了自己的需要，通过实践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他借助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征服自然界，同时起着中间人的作用。问题在于自然界的对象是强有力的，它们进行种种反抗。为了征服它们，人在它们中间加进另外一些自然界的对象。这样，人就使自然

界反对自然界本身，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发明工具。」这些讲的都是关于人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懂得通过间接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昨天在饭桌上我举了一个例子：当猎人打了一只野兽，把肉挂起来，并拣了许多柴火放在肉底下烤肉时，人没有直接参加这一烤肉过程。人既没有把自己的肉吊起来让火来烤，也没有把自己作为燃料去烤肉。人在这一起的就是黑格尔说的中间人的作用。人在这里让自然界反对自然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智慧我认为就是人作为人的智慧，即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人的智慧。

而作为发展起来的人的人，他的智慧就与此不同了。作为人的人的智慧，它的本质，就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本质。作为发展起来的人的人的智慧，它的本质是社会的发展、是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哲学的发展的本质。用马克思主义者习惯的话来说，它的本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的本质。作为发展起来的人的人的智慧，它的本质也就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本质。发展起来的人的人的智慧就是这一时代的人与那个时代的人的区别，以后时代的人与以前时代的人的区别的那个本质。这里就有一个社会实践的发展如何转化为人的智慧的发展的问题，就有一个外在的东西不断地向内在的东西转化的问题。我认为，人类智慧发展的历史是这样，个体发展的历史也是这样。我昨天在餐桌上也谈到，我就曾考虑过，当一个婴儿生下来的时候，在他的眼睛上方是吊一个东西好呢还是不吊一个东西好，是吊一个红色的好呢还是吊一个绿色的好。我是出于这样一种科学观点：当人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他和外界接触，就开始了他的智慧发展的过程。我相信外界

的刺激从人一出生就会影响人的智慧的发展。在幼儿时期，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还未形成，头脑中还没有「我」的概念，当然谈不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从事社会实践。这时候他只能接受外界给予的刺激，但这种刺激也在影响她的智慧的发展，而当他成长到有明晰的自我意识，从事社会实践之后，在他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所接触到的外界的东西将不断地转化为内在的东西，随之而来的就是个体的人的智慧的发展。人类的智慧也是这样不断发展的。所以我也赞成恩格斯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思想的科学也和其他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我们研究哲学，对于研究哲学史的意义的基本认识就是如此。

在写了这些话的五年之后，我讲的就不再只是哲学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智慧这样的抽象的道理，而是去考虑如果在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广大群众中提倡学习聪明学取得成就就可以使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的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我注意的对象从抽象的个人发展到了具体的社会，从理论走向实践。那时候我想，如果中国十亿人口（1986年我国的人口总量不是现在的十一亿）中有一亿「积极人口」能够在做某一件事之前想一想自己这么做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并且在做完了这一件事之后再想一想自己做了的事究竟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这就是我国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1986年正好有一件工作要我出主意，那就是1984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决定要办一本旨在提倡重视学习方法、运用方法的杂志，并且定名为《方

法》。我积极赞成同事们办这样一个杂志的主张。这个杂志后来决定迁往上海与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合办。1986年夏天在上海进一步研究这个刊物的编辑方针和杂志的栏目时，我发表意见，说这一本杂志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独特的内容，主张把这个杂志办成一本专门讨论有关聪明和愚蠢的杂志。在这个杂志上不仅讨论有关聪明和愚蠢的道理，而且结合实际来讨论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聪明和愚蠢的事例，我说这样的事例会很多很多，讨论起来内容会非常丰富、非常生动，并且也会把人们的认识引向深入。我这个主意得到当时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钟林同志和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舒文同志的赞同，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于是我在研究会的报纸《自然辩证法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

(三) 办一本专门讨论聪明与愚蠢的杂志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刊物《方法》很快就要出版了，我主张把这个刊物办成「专门讨论聪明与愚蠢的杂志」。有的同志主张就给它加上这样一个「副刊名」，我很赞成。这个杂志是一种哲学杂志，是哲学群众团体办的杂志，但不是一本普通的哲学杂志，它具有自己的特色。它的特色由于加上这样一个「副刊名」就一目了然了。

具体来说，这个杂志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对各种行为进行「聪明还是愚蠢」的评

论。可以抽象地评论一种行为，也可以具体地评论某一种行为，还可以说这是一本「戴帽子」的杂志。不过这本杂志只给人的各种行为戴「聪明」和「愚蠢」的帽子，不戴任何其他帽子。无论「左的」、「右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反动的」、「革新的」、「保守的」、「先进的」、「落后的」……这些帽子一概不戴。

当然这本杂志戴的帽子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么做是聪明的，而有人认为是愚蠢的，或者你认为这么做是愚蠢的，而别人认为是聪明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争鸣，这个刊物一定要提供这种争鸣的园地。并且帽子要戴得精确些，要有量的观念，不论讲聪明，还是讲愚蠢，最好要讲出聪明和愚蠢的程度。如果一种行为有聪明的地方，也有愚蠢的地方，就要把它分析出来。

二是对有关聪明和愚蠢的理论进行讨论。这种讨论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聪明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应该越来越聪明，对聪明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因此，就要研究哲学、学习哲学。提高这种理论认识，在评论各种行为是聪明还是愚蠢的时候，也就可以有正确的指导。这本杂志有对各种行为进行「聪明或愚蠢」的评论这一方面的内容，这对于进行有关「聪明和愚蠢」的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这种评论可为研究提供资料，可以使这种理论研究生动活泼、深入具体。

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这本杂志的基本内容。比较起来，我倾向以第一方面的内容为主。因为这样可以使更多的读者对它有兴趣，各行各业和从事各种活动的人，都有可能在这本杂志

中找到对自己最关心的事情的评论，从中学到聪明和智慧。因此，这个刊物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杂志，它的内容应当是很丰富的，文章应当短小精悍，几百字、一两千字谈一个问题最好，有特别内容精彩篇幅非长不可的作为例外。

我希望这本杂志不但可以帮助人们学到聪明，而且能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们各方面的活动发生积极的影响。

我还希望这本杂志（当然在编得好而且能够长期办下去的条件下）能够使我国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广大群众获得一种明确而强烈的观念，即在做某一件事中或者评论某种行为时，有关于「聪明」和「愚蠢」的考虑。

我也希望这本杂志（当然也是在编得好而且能够长期办下去的条件下）将来能在中国哲学史上占上一页。因为如果能在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里做到使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广大人民更加聪明一些，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然也就具有历史意义。我认为不妨把办这样一种杂志的目标定得更高些，这样可以使办杂志的人责任心更强些，他们也就会更加努力地想出些办杂志的聪明方法来。

我认为在《方法》出版之前，就应当进行宣传，举办一个通信讨论会，使社会上更多的人早一点知道有这样一本杂志，等待它的出版。同时也可以集思广益，听听大家对办这本杂志的意见，以便把它办好，这是创办这本杂志的一个聪明的方法。

我对《方法》出这样一个主意，同我自己四十多年前在延安生活时的一段经历有关。讲一讲这件事情，我想会使读者感到有兴趣，也可以因此把我对这本杂志的特点、性格的主张讲得更加生动具体。因此在写了上面这篇文章之后，接着在《自然辩证法报》上我又发表了第二篇讲这段经历以及利用这段经历中的经验来办《方法》的想法。这篇文章的题目用的就是。

（四）从「学聪明日记」到「学聪明杂志」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方法》杂志，不久后要在上海出版发行了。我主张把这个杂志办成「专门讨论聪明和愚蠢问题的杂志」。我这么主张，同我青年时代的一段经历有关系。

1939年春天，我从广东省委回延安中央青委。路过桂林，有一位朋友送给我一个日记本。到延安后我琢磨在这上面记些什么好呢？记不清是受到什么启发，我决定把它用来记载自己每天看到、听到的聪明的事、聪明的话，使它成为一本我学聪明的日记。当然为了学聪明，也要观察聪明的反面——愚蠢，记一些我认为是愚蠢的事、愚蠢的话。于是，1939年秋后我就开始记。到1942年初，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用密密麻麻的字来写，这个本子就差不多记满了。

这个日记本现在没有保存在我手里。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运动。我考虑到在这个日记本里记载了自己的真实思想，记载了我对各式各样的人和事的看法，为了对党忠诚，使党更了解自己，就把这个本子交给党组织了。以后没有退回给我。否则，今天如果保存在我自己手里，倒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纪念物呢！

在记这本「学聪明日记」的过程中，解决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原先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天都有聪明可学。实践的结果是在自己的周围每天真有这么多的聪明和愚蠢的事，只要自己去注意、去捕捉，即使它们不至于使我应接不暇、俯拾即是，也还是值得记一记的。事实上，在这两年中就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我的这种记载。

从书本上当然也可以学到聪明。可是因为要记载这方面的感受，这个日记本就不够用了。于是在那个本子里，我只记人和事。从读书中学得的聪明，只好另外找些纸来记。这样的笔记，今天我倒还保存了一些。四十多年了，在战争的岁月里，在背包里和马搭子里，各种材料带来带去，丢掉了一些，也还保存了一些，其中就有这种笔记。比方说，当时我读列宁著作时记的笔记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记列宁在这个著作里都解决了什么理论问题、政治问题，还有一部分则专门记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列宁怎样运用他所掌握的方法，表现出怎样的智慧。最近有空我想把那时候记的这种笔记整理一些出来，让读者看看虽然那时我实在幼稚，可是这样一个注意学聪明的想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在记这样一种「学聪明日记」的过程中，还解决了我另外一个问题：这样做是否可以学

到聪明？实践的结果，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记了两年的「学聪明日记」，我自己觉得聪明了一些，自己有这种明显的感觉。而且在这之后，我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烈的观念，在自己做一件事的时候、或者在观察别人做的一件事的时候，我常常会去想：「这么做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这就是说，自此以后，我养成了一个学聪明的习惯。

在《方法》杂志要创刊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这段经历。我还想：既然我认为四十年代初自己有这样一个「经验」，何不把这个「经验」推广一下呢？如果能够引起许许多多的人都来自觉地学聪明，而且在一种专门讨论聪明和愚蠢的杂志上来交流大家观察到的种种值得介绍的聪明和愚蠢的事情，讨论各式各样有关聪明和愚蠢的道理，不是可以收到很大很好的成效吗？我相信结果会是这样的。当然要收到好的成效总是要有条件的。我认为这样的条件就是要把这个杂志办好，要用聪明的办法来办杂志，而且一定要能比较长期地办下去。